

经典
名著

WORLD FAMOUS CLASSICA PALACE

童年

青少版

经典文学名著

QING SHAO BAN JING DIAN
WEN XUE MING ZHU

[苏] 高尔基 著 曲晨 编译

TONG NIAN

QING SHAO BAN JING DIAN WEN XUE MING ZHU

根据教育部最新版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国家教育部推荐读物，新课标同步课外阅读



★ 经典永恒青少读物 ★ 为孩子明天领航的首选读物
主办单位：天猫、卓越、当当 各大网站联合推荐，重磅出击
中国知网 知网 知网 知网 知网 知网 知网 知网 知网 知网

特级教师·领衔·强力推荐

AP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青/少/版/经/典/文/学/名/著

童年

TONG NIAN

[苏] 高尔基 著 曲晨 编译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童年 : 彩图版 / (苏) 高尔基著 ; 曲晨编译.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1
(青少版·经典文学名著宝库 / 张新国主编)
ISBN 978-7-80769-425-0

I . ①童… II . ①高… ②曲… III . ①长篇小说—苏联—缩写 IV . ①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1001 号

童 年 (青少版·经典文学名著宝库)

(苏) 高尔基 著

出 版 人 田海明 周殿富

责任编辑 王其芳 姚良良

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 京 时 代 华 文 书 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010) 64267120 64267397
印 制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0533) 8520001

规 格 710mm × 96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9-425-0

定 价 19.80 元



PREFACE 前言

LITERATURE OF CLASSIC

童 年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就在于其随着岁月的沉淀，逐渐成为人类文化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文学以自身闪烁的高贵而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以各种方式呈现着人生的美好，揭露着生活的丑恶。

名著以文字为媒介，用历史积淀的经典向后人传承文化，让后人领略其中的深刻与智慧。

本套经典文学名著宝库汇聚了不同国家、不同年代的优秀作品，忠于原著，版本上乘，囊括了所有适合青少年学生阅读的优秀作品。这里有神奇动人的童话寓言；有令人神往的神话传说；有幽默风趣的人物故事；也有真实的世间百态。中国古典四大名著让学生们充分学习、领略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学的精髓；漂流记、历险记等培养青少年的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此外还有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名著，洋溢着纯真与情趣的伟大作品以及凝结着人类美好品德的教育经典等。题材涵盖了青少年喜欢的探险、历险、游记等，同时也包含了国学经典、散文、启迪心灵的故事等，让青少年走近伟大灵魂、传承文化、解放心灵。借助这些经典，青少年可以饱览世界的精神宝库，品味崇高与激情，从而获得精神的愉悦与人格的提升。

在浩瀚的世界文学之林中，本套经典文学名著宝库的特色在于：

1. 文字与青少年零距离：编者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做了恰到好处的删减，使之更容易理解、更适合青少年阅读。在国外名著的翻译上，译者给予



了全新的诠释，在语言文字上加入了现代元素，使之更符合青少年的阅读口味。语言通俗易懂、形式活泼，具有亲和力，让青少年自觉走近经典，轻松阅读。

2. 图文并茂，诠释经典：书中充满童趣的精美插画，与文字联系紧密，可以深度激发青少年的阅读兴趣，形象地阐释作品的内涵。便于青少年更好地把握原著的精髓，令其爱不释手。

3. 助学成长：选文根据教育部最新版课程标准编写，题材涉及国学名著，如必背古诗词、弟子规等，另外加入童话、寓言、科普、侦探等，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分层次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并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和阅读能力。借助本套名著宝库，青少年可以与古圣贤隔空畅谈，可以与孙悟空上天入地，可以与汤姆·索亚一起去历险，可以和尼尔斯一起去旅行，还可以和爱丽丝一起漫游奇境，进而在中外思想大师的引领下，与伟大灵魂对话。

本套经典文学名著宝库采撷几千年来中外文学名著中的精华，立足于青少年阅读接受的心理，从选文内容、文字质量、图文配置、装帧设计等多角度下足工夫，是为青少年读者“量身定做”的文学精粹，是一把开启文学宝库的钥匙，是青少年不可不选、不可不读的经典。



CONTENTS 目录

LITERATURE OF CLASSIC

童年

▪ [一]	001
▪ [二]	009
▪ [三]	018
▪ [四]	030
▪ [五]	037
▪ [六]	045



▪ [七]	051
▪ [八]	060
▪ [九]	073
▪ [十]	086
▪ [十一]	105
▪ [十二]	120
▪ [十三]	138



[一]

名师导读

Teacher
Reading

父亲去世了，而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弟弟也死了。几天后，外祖母带着母亲和我踏上了去尼日尼的轮船。我们坐了很多天才到，当下船的时候，我知道不同以往的生活要开始了。



昏暗、窄小的房间里，父亲躺在窗下的地板上，他穿着白色的衣裳，光着脚，手安详地放在胸脯上，手指则弯曲着；他那双快活的眼睛紧闭着，成了两个黑洞，善良的脸色发黑，难看地龇着牙齿，使我害怕。

母亲半裸着身体，跪在父亲旁边。她用我最喜欢锯西瓜皮的黑梳子把父亲那很长的柔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向后脑勺。母亲的声音沉厚而又沙哑，灰色的眼睛肿得像是溶化了似的，流着大滴大滴的眼泪。

外祖母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她全身滚圆，大脑袋，眼睛也很大，鼻子却松软得可笑。她穿一身黑色衣裳，全身很柔软，非常滑稽。她也在哭，哭得有点儿特别，好像是熟练地在给母亲伴哭似的。她全身颤抖着，并拉着我往父亲身边推；我不愿意去，躲在她的后面。我感到很害怕，也很别扭。

我还从未见过大人哭，也不明白外祖母多次说的下面的话是什么意思：

“跟爹爹告别吧，你再也看不见他了，我亲爱的孩子，他死了，不到年纪，不到时候就……”

我生过一场大病，刚能下地走动。我记得很清楚：我生病的时候，父亲快活地看护着我，可是后来他忽然不见了，代替他的是外祖母，一个奇怪的人。



“你是从哪里来的？”我问她。

她回答说：

“我是从上边，从尼日尼来的，而且不是走来的，是坐船来的！水上是不能走的，小鬼！”

这真可笑，而且也不明白：在我家的楼上住着一些留着大胡子染了头发的波斯人，而地下室则住着黄脸的老头子加尔梅人，一个贩卖羊皮的。沿着楼梯可以骑着栏杆滑下来，若是摔倒了，就翻个筋斗滚下去——这我都非常清楚。可是这与水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乱套了，乱七八糟得可笑。

“我怎么会是小鬼呢？”

“因为你爱吵吵嚷嚷。”她也笑着说。

她说话亲切、快乐、和气。从第一天起我就跟她要好了，现在我希望她快点带我离开这个房间。

母亲让我感到压抑，她的眼泪和哭号让我产生新的不安的感觉。我第一次看见她这个样子。她以前总是很严厉，说话很少；她很干净，穿得整整齐齐，个头儿很高，像一匹马；她身体结实强壮，有一双力大无比的手。可是不知为什么她现在全身**臃肿**得很难看，松散紊乱，衣服也撕得破破烂烂，原来梳理得很整齐的像一顶光亮的大圆帽的头发，现在却披散在裸露的肩上，垂落在脸上；编成了辫子的那一半头发则不停地在晃动，擦着睡熟了的父亲的脸。我已经在房间里站了很久，可是她却没有看我一眼，——她不停地梳理着父亲的头发，噙着眼泪，不断地大声哭号。

忽然，母亲吃力地从地上站起来，但又立即坐下去，仰面倒下去，头发披散在地板上。她闭着眼睛，苍白的脸变青了；她像父亲一样齙着牙，用奇怪的声音说：

“把门关上……阿列克谢，你出去！”

外祖母推了我一下，跑到门口喊道：

“亲人们，不要怕，不要管她，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你们离开吧！这——不是霍乱，是要生孩子了，行行好吧，我的老天爷！”

注释 臃（yōng）肿：肥大而笨拙，不灵活。



我躲在黑暗角落里的箱子后面，从那儿看着母亲弯曲着身体在地板上挣扎、呻吟，牙齿咬得咯咯响。外祖母在她身边爬来爬去，亲切而又快活地说：

“为了圣父圣子，瓦丽娅，忍着点吧！……圣母保佑……”

后来，在黑暗中忽然有个小孩哭叫起来。

“谢天谢地！”外祖母说，“是个男孩！”

接着她点燃了蜡烛。

我大概是在一个角落里睡着了，更多的事就不记得了。

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雨天，坟场上的一个荒凉角落。我站在一块滑溜溜的土堆上，看着父亲的棺材放进一个坑里，坑底有很多水，并有几只青蛙——有两只已经爬到黄色的棺材盖上面去了。

在坟边，有我、外祖母、全身湿透了的警察和两个拿着铁锹的气冲冲的庄稼汉。温暖的雨像细碎的小珠子，洒落在大家身上。

“掩埋吧！”警察说道，走到一边去了。

外祖母哭了起来，用头巾角捂着脸。

“走吧，廖尼亚。”外祖母说，抓住我的肩膀。我从她手中挣脱出来，不愿意离开。

“上帝啊，你真是的。”外祖母不知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帝，低下头，默默地站了很久。坟坑已经填平了，可她还是站在那里。

庄稼汉用铁锹拍土，声音很响。刮起了一阵风，把雨赶跑了。外祖母抓着我的手，领着我通过黑压压的许多十字架，朝很远的教堂走去。

过了几天，我、外祖母和母亲便搭上了轮船，坐在一个很小的船舱里。刚出生的我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他躺在一个角落里的桌子上，白布包着：扎着一根红带子。

我勉强地坐在包袱和箱子上，从那像马眼睛一样的又圆又鼓的窗口里往外眺望，只见在潮湿的窗玻璃后面，流出一股浑浊的带泡沫的水，那水常常飞溅起来，冲刷着玻璃。我不由地跳到地上。

“不要害怕。”外祖母说，轻轻地用她那柔软的双手抱起我，重新把我放在包袱上。

周围的一切都在颤动。只有母亲，两手搁在脑后，靠着船壁，挺直身





子，一动不动地站着。她的脸是黑色的、铁青的，像瞎子一样，两眼紧闭着。她一直默不作声，整个人都变了样，变成一个新人，连她身上的衣裳我也认不得了。

外祖母不止一次悄悄地对她说：

“瓦丽娅，你要吃点东西才好，一点点，好吗？”

她一声不吭，一动不动。

外祖母对我说话悄声细语，对母亲说话声音高一点，但却有些谨慎、胆怯，话也不多。我觉得，她怕母亲。我明白这一点。这使我同外祖母更亲近了。

“萨拉托夫，”母亲突然生气地大声说，“水手在哪里？”

进来一个宽肩膀、白头发的人，穿蓝色衣裳，带着一个木匣子。外祖母接过木匣子，便把弟弟的尸体放进去，装好后，她伸长双手抱着木匣子朝门口走去，但是她很胖，只有侧着身子才能通过狭窄的舱门，因此她站在门口，可笑地一筹莫展。

“哎呀，妈妈。”母亲大声喊道，把棺材从她手里夺过来，然后她们俩人都不见了，我却留在舱里，仔细地打量着那个穿蓝色衣裳的庄稼人。

“怎么，小弟弟死了？”他弯下腰对我说。

“你是谁？”

“我是水手。”

“萨拉托夫又是谁？”

“是城市。你往窗口看，那边就是！”

窗外土地在移动。这土地是黑色的、陡峭的，周围是一片云雾，它就像是刚从大圆面包里切下来的一块面包。

“外祖母到哪里去了呢？”

“埋葬外孙子去了。”

“把他埋在地里吗？”

“那怎么，当然是埋在地里。”

在我们的头顶上空汽笛呜呜地响起来。我已经知道汽轮有这种汽笛，所以不害怕。水手却连忙把我放下，立即往外跑，一面还说：

“要快跑。”



我也想跑开。我走到门外。在昏暗的窄道里空无一人，离舵门不远，楼梯上的铜片闪着亮光。朝上面一望，看见了那些扛着背包、拎着包袱的人。显然，大家就要下船了——那么我也该下船了。

可是当我同一群乡下人一起走到船舷上（在通往上岸的踏板上）时，大家都对我嚷嚷说：

“这是谁的孩子？你是谁的孩子？”

“我不知道。”

有很长时间，人们碰撞我、拉扯我、摸我。终于白头发的水手来了，他急忙抓住我，向大家解释说：

“这是阿斯特拉罕人，从船舱里跑了出来……”

他跑步把我送回船舱里，将我扔在包袱上就走了，还指着我吓唬说：

“再跑，当心我揍你！”

我走到门边。门打不开：它的铜把手我拧不动。我拿起奶瓶，使劲地朝门把手打去，瓶子碎了，牛奶洒在我的脚上，流进了鞋里。

打不开门我感到很伤心，便躺在包袱上，小声地哭了起来，后来便噙着眼泪睡着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轮船又响起了啪啪的水声并颤动起来。船舱的窗口明亮得像个太阳。外祖母坐在我的身旁梳头，紧皱眉头，自言自语地说些什么；她的头发多得出奇，严严实实地盖住了她的双肩、胸脯和双膝，拖到地板上，黝黑色，泛着蓝光。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板上稍稍提起来，兜着，费劲地把少齿的木梳子插进密实的发绺里；她的嘴唇歪向一边，黑色的眼睛怒冲冲地闪着亮光，而脸孔在这一大簇头发里变得又小又滑稽。

今天她的样子显得很凶，但是当我问起她的头发为什么会这么长的时候，她却用昨天那种温暖而又柔和的声音说：

“看来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上帝说：‘你就去梳这些该死的头发去吧！’年轻时我夸耀这撮马鬃，而现在老了，我却诅咒它们。你就睡吧，还早呢，太阳睡了一夜刚刚起来……”

注释 发绺（liǔ）：束状的头发。



“我已经不想睡了！”

“好吧，不想睡就不睡。”她当即表示同意，一面在编辫子，一面朝沙发那边望：沙发上仰卧着母亲，身子直得像一根弦。“昨天你怎么把奶瓶子打破了？你说话小声点！”

外祖母说的话好像是特别用心地唱出来的，她的词句像鲜花那么温柔、鲜艳和富于表现力，很容易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在她来之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而她一出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了光明的地方；她把我和周围的一切连在一条不断的线上，编织成一个五颜六色的花边；她立即成了我一生的朋友，成为我最贴心、最了解、最珍贵的人——是她那对世界的无私的爱丰富了我，使我充满了坚强的力量去对付那困难的生活。

四十年前，轮船走得很慢；我们坐了很长时间才到达尼日尼，而且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些充满了美的最初的日子。

一连几天都是好天气。浅红色的轮船用很长的牵引索拖着一只驳船，缓缓地逆流而上，桨叶懒洋洋地拍打着灰蓝色的河水，发出很响的声音；驳船是灰色的，活像一只土鳖。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悄悄地游动，周围的景色每时每刻都是新的，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绿色的山就像是地球的华丽服装的美丽的褶儿；大河的两岸是城市和村落，远远看去，仿佛是一块块甜点心；水面上漂浮着秋天的金色的落叶。

“你瞧，多好啊！”外祖母不停地说，从驳船的这一边走到那一边，神采奕奕，高兴得眼睛睁得大大的。她常常看着河岸出神，把我给忘记了。她靠船舷站着，双手叠放在胸前，微笑着，不作声，眼睛里含着泪水。我拉了拉她印花布的黑裙子。

“什么？”她抖动了一下，“我好像在打瞌睡，做了个梦似的。”

“你干嘛哭？”

“这个，亲爱的，是由于高兴，也由于我老了，”她微笑着说，“要知

注释

驳（bó）船：没有动力推进装置，无自航能力，靠机动船带动的船。主要用于客货运输。



道，我已经老了，已过了六十岁了。”

她闻了闻鼻烟，便开始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讲一些善良的强盗、圣人以及各种各样的野兽和妖魔鬼怪。

周围站着几个长胡子的温和的水手，他们也在听、在笑，并夸奖外祖母，也要求说：

“老婆婆，再讲一个吧！”

讲完后他们说：

“走，咱们一块儿吃晚饭去！”

吃晚饭时，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酒，请我吃西瓜和甜瓜。这事是偷偷地做的。船上有一个，他穿得很像警察，制服上有铜扣子，他禁止人们吃瓜果，把瓜果夺去扔进河里；他总是醉醺醺的，大家都躲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她老是在一边躲开我们，一直默不作声。她身材高大，体格匀称美丽，黑黑的、铁一般冷静的面孔；编成发辫的浅色的头发盘在头上像一顶沉重的王冠；她整个身体结实有力。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好像有一层雾或透亮的云把她隔起来，她那双像外祖母一样大的正直的灰色眼睛，从这云雾里远远地冷漠地眺望着。

当轮船停泊在美丽城市对面的河中心时，河面上已经挤满了船只。这些船上耸立着几百根尖尖的桅杆。一只载着许多人的大船靠了过来，钩杆抓住了降下来的舷梯，人们便一个挨一个地从大船走上甲板。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快速地走在最前头，他穿着又黑又长的衣服，留着黄金色的胡子，长着一个鸟鼻子和一双绿色的小眼睛。

“爸爸！”母亲沉厚而大声地喊道，并扑到他的怀里。外祖父抱着她的头，很快地用染红了的小手抚摩她的脸颊，尖声说道：

“怎么啦，傻丫头？噢，原来是这样……唉，你们啊……”

外祖母像陀螺似的转起来，一下子便拥抱、亲吻了所有的人。她把我推到大家面前，急忙地说：

“来，快点！这是米哈依尔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娜塔利娅舅妈，这是两个表哥，都叫萨沙，这是卡捷林娜表姐，这全是我们一家，你瞧，有多少啊！”

外祖父对她说：



“你身体还好吗，老婆子？”

他们接吻了三次。

外祖父把我从拥挤的人群中拉了出来，按着我的头问道：

“你是个什么人呢？”

“我是阿斯特拉罕人，是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说什么？”外祖父问我的母亲，还没有得到回答，便推了我一下说：

“跟父亲一样的颧骨……下船吧！”

上了岸之后，我们一群人沿着斜坡往上走，斜坡上铺着大块大块的圆石，两边高高的坡面上长满了被践踏过的褪了色的小草。

外祖父和母亲走在大家的前面，他的个子只有母亲的肩膀高；他用碎步走得很快，而她则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好像浮在空中一样；紧跟其后的是两个舅舅——黑头发梳得又光又平，像外祖父一样干瘦的米哈依尔和浅色鬈发的雅科夫；还有几个穿着艳丽衣服的胖女人和六个小孩，他们全都比我大，而且很安静。我和外祖母、小个子舅妈娜塔利娅走在一起，她脸色苍白，天蓝色的眼睛，挺着大肚子，常常停下来，气喘吁吁地小声说：

“哎哟，走不动了！”

“他们干嘛要去打搅你呢？”外祖母抱怨地说，“这一家子蠢货！”

我来到院子里。院子也令人不愉快。整个院子挂满了大块大块的湿布，到处摆着盛满又浓又稠、五颜六色的水的大桶，桶里也泡着布。在墙角一间倾圮了一半的低矮的附属房里，炉火烧得正旺，什么东西沸腾了，发出嘟嘟声。

“紫檀——品红——硫酸盐。”一个看不见的人高声地嚷道。

思考

1. 通过对外祖母的描写，你觉得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2. 在来尼日尼的途中都发生了什么事？
3. 为什么“我”特别不喜欢外祖父？



[二]

名师导读

Teacher
Reading

当我来到了外祖父家，发现这一家的生活太黑暗残忍。舅舅们之间互相争斗，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接下来有件更让我终生难忘的事发生了——外祖父残酷地抽打我，而母亲后来也走了。外祖父在我被打得病倒的时候来看过我，还跟我说了他的身世，这让我觉得他有点同情，但还是忘不了这次挨打。在我病倒期间，有位朋友“小茨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奇怪的生活难以形容。它就像是一个善良、诚实的天才很好地讲一个严酷的童话。现在回想起来，有时连我自己也很难相信。有许多事情我都想进行辩驳，加以否认——这“一家子蠢货”的黑暗的生活充满太多的残忍了。

我这不仅仅是在讲自己，而是讲每个俄罗斯人过去和现在都曾有过的生活。

在外祖父家里，充满着人与人之间炽热的仇恨之雾。它不仅毒害了大人，甚至小孩儿也深受其害。后来我才从外祖母的讲话中知道，母亲到来的那几天，她的两个弟弟正在坚决要求父亲分家。母亲突然回来，更加剧了他们的分家愿望。他们担心我母亲会要回那份儿本就属于母亲，但由于她违背外祖父的意愿“私自成亲”而被外祖父扣下来的嫁妆。舅舅们认为，这份儿嫁妆应该分给他们。关于谁在城里开染坊，谁到奥卡河对岸库纳维诺村去的事，他们之间也早就残酷地争闹不休了。

我们来了不久，在厨房里吃午饭的时候就爆发了一次争吵：两个舅舅忽然跳起来，越过桌子，冲着外祖父咆哮起来，像狗那样悲戚地龇着牙齿，全身颤抖着；外祖父则用汤匙敲打着桌子，满脸通红，像公鸡似的高声喊道：



“叫你们全都要饭去！”

外祖母病态地扭歪了脸，说道：

“全都分给他们吧！老头子——你也落得个清静，分吧！”

“住嘴，都是你纵容他们的！”外祖父喊道，两眼闪着亮光。也怪，他这样小的个子，叫喊起来，却能震聋耳朵。

外祖母从桌边站起来，从容地走到窗前，转过身去背着大家。

突然，米哈依尔舅舅一挥手朝弟弟的脸打了过去，弟弟号叫起来，揪住他，两人就在地板上滚在一起，扭打起来，发出嘶哑声、呻吟声和辱骂声。

“圣母啊，求你让我的孩子们恢复点理性吧！”

我清楚地看到，外祖父那双聪明、锐利的绿眼睛老是在注视着我，我很害怕。我记得，我总想躲开这双烫人的眼睛；我觉得外祖父很凶，他不论对谁说话，都总是要嘲笑人、凌辱人、挑逗人，极力要使所有的人生气。

“嘿，你们这号人啊！”他常常感叹地说，“啊”的音节拉得很长，每次都使我产生一种无聊的和打寒战的感觉。

休息的时候，喝晚茶的时候，外祖父、舅舅和工人们都从作坊来到厨房，个个精疲力竭。他们的手染上了紫檀，被硫酸盐灼伤，头发用带子扎着，全都像是厨房角落里的黑色的圣像。在这个可怕的时刻，外祖父就坐在我的对面，这引起其他孙儿们的嫉妒，而且他跟我说话也比跟他们说得更多。

我们来后没过几天，他就逼着我学习祈祷。其他孩子都比我大，他们已经在圣母安息教堂里的助祭那里学认字了。从家里的窗口上就可以看到教堂的金顶。

文静、胆小的娜塔利娅舅妈教我念**祷词**。她有一张孩子般的脸，而一双眼睛却是如此透亮，我仿佛觉得它们可以看到她脑后的一切东西。

可是，不论是她本人还是她说的话都并不简单。这使我很生气，妨碍我记住祈祷文。

在礼拜六之前，我犯了错误。

大人们如此巧妙地改变布料的颜色，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拿一块黄布

[注释] 祷（dǎo）词：求神者在向神祷告时所默诵的经句或愿词。



放到黑水里，就变成了深蓝色的，即“宝蓝”；把灰布放在红黄色的水里一涮，就变成了深红色的，即“樱桃红”。很简单，可是不明白。

我想亲自来染一些东西，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雅科夫的萨沙——他是一个很认真的男孩，在大人那里也总是引人注目，对所有人都表示亲热，随时给大家服务，大人们都夸奖他听话、聪明，但是外祖父却斜着眼睛看萨沙，并且说：

“好一个马屁精！”

雅科夫的萨沙长得又瘦又黑，有一双龙虾似的凸眼睛，说起话来急急忙忙，声音很小，老是被话语哽得接不上气来；他经常神秘秘、东张西望，好像要跑到什么地方去躲藏起来似的。他那栗色的瞳孔是呆板的，但兴奋起来时，瞳孔便和眼白一起颤动。

雅科夫的萨沙知道了我想搞染布手艺后，就劝我去柜子里拿出过节用的桌布，把它染成蓝色。

“白布最容易上色，我很清楚！”他很认真地说。

我把一块沉甸甸的桌布拽了出来，抱着它跑到院子里。但是当我把桌布的边放进盛着蓝靛的桶里时，“小茨冈”不知从什么地方窜了出来，把桌布夺了过去，并用他那宽大的手掌拧干，冲着正从门洞里注视着我不干这事的表哥喊道：

“快叫奶奶去！”

他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摇摇黑发蓬乱的脑袋，对我说：

“瞧，为了这你要挨一顿揍了！”

外祖母跑过来了，哎呀地叫起来，甚至要哭起来，一边可笑地骂我：

“你这个彼尔米亚克人啊，不听话的家伙，真要把你举起来摔死在地上！”

然后她劝“小茨冈”说：

“你，万尼卡，可别跟外祖父说！我把这事情瞒着，或许能应付过去……”

万尼卡一边在五颜六色的围裙上擦手，一边担心地说：

“我没有问题，我不会说的，只怕萨舒特卡多嘴！”

“我给他两戈比铜币。”外祖母说，把我领回屋里去。

星期六的晚祷前，有人把我领到厨房里，那里又黑又静。我记得，当时进过道和进房间的门都关得严严实实，窗外是灰色浑浊的秋日的黄昏，在黑

